

## 妈妈，我想给您

□孙建华

## 一个拥抱

妈妈，您好！

昨夜梦，又将我拉回有您的时光里。您拿着橘黄色毛线衫，朝我走来：“建华，穿上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”我穿上站在镜子前，前后左右一照，不大不小正贴身，浅浅的黄很衬我的肤色，洁白的纽扣像五颗闪亮的星星，我满心欢喜地想转身抱住您，说声“谢谢”，您却倏地消失了。我在梦中急得大喊，惊醒时，泪眼婆娑，心底悲切。窗外冷雨淅淅沥沥，像极了此刻无法停歇的思念，索性起身，给您写信。

妈妈，此刻的我，多想跨越这阴阳相隔的距离，好好拥抱您一次。总以为日子还长，我们还有无数个清晨可以一起吃早餐，无数个夜晚可以坐在灯下聊天，可命运却如此残酷，将您永远留在了另一个世界。转眼母亲节又至，我已备好了您喜爱的黄菊花，只待那日，将我的思念与牵挂，一同寄给天堂的您。

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，那些与您有关的片段便汹涌而来。中学时的某一天，气温骤降，旋即暴雨倾盆，您刚下大夜班，连一口热饭都没顾上吃，便揣着我的厚衣服匆匆赶来。裤子湿透、嘴唇发紫的您笑着把衣服递到我手里时，我的鼻子瞬间酸了。看着您在风雨中拖着疲惫的脚步渐渐远去的单薄背影，我多想冲上去抱住您，可年少的羞涩让我僵在原地。那是我第一次错失拥抱您的机会。

您眼睛花得厉害时，却还惦记着怕冷的我。您戴着厚厚的老花镜，把家里积存的毛线翻出来，一针一线地织着方块。那些日子里，您常常坐在窗边，阳光落在您的银丝上，像撒了一层碎金。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，您把那些颜色各异的方块缝在一起，组成一条长2米、宽1.5米的褥子。当您把褥子递到我手里时，我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寻个借口急速离开。怕您看到我哭的样

子，于是又一次没有拥抱您。尽管这条褥子如今陈旧朴素，可我依然铺着它入睡，它就像您的怀抱，温暖了我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。

儿时您教我下棋的模样，我也从未忘记。您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棋子该如何摆放，如何攻守进退。您说：“下棋和做人一样，既要勇往直前，也要学会退让，退一步，才能海阔天空。”您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在后来的人生路上，每当遇到困境，我都会想起您的教诲，然后重新找到方向；我喜欢您看书时专注的神情，喜欢您弹琴时优雅的姿态，喜欢您遇事从容不迫的气度。妈妈，我多希望自己能成为像您一样的人，温柔而坚定，潇洒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。

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《一个母亲一生撒的八个谎言》，其中说到：“望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，男孩悲痛欲绝，潸然泪下。而母亲却说，孩子，别哭，我不痛。”忽然间我想到了您，妈妈，是不是您也撒了谎？您卧床的那两年，是我心底最深的痛。您背上的褥疮那么严重，每次我为您换药，都心疼得手发抖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碰到了您的伤口，您却轻轻说：“不疼”。可我分明感受到您身体骤然的颤抖。我多想抱住您，告诉您我有多心疼，可您却催着我快去上班，说别迟到了。

妈妈，给您一个拥抱，这么简单的事，我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。我总以为还有下次，还有以后，可直到您离开，我才明白，有些错过，就是永远。

妈妈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做您的女儿。我要穿着您织的毛衣，挽着您的手去看遍世间风景；我要坐在您身边，听您弹琴，陪您下棋，与您闲谈。我要在每一个温暖的瞬间，都紧紧抱住您，不让遗憾再次上演。

愿天堂里的您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烦恼，只有无尽快乐与安宁。



AI生成图

## 母亲节抒怀

□董秀英



AI生成图

母亲节至，我买了一束清雅的康乃馨，轻轻安放于母亲遗像前。花香袅袅，思绪翻涌，温柔坚韧、一生操劳的母亲，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生于浙江余姚小镇商户人家。少女时，心底便藏着一份执拗：非在上海谋生的“出门人”不嫁。二十二岁那年，她嫁给了在上海打拼的我父亲。

新婚才三日，为了生计，父亲辞别母亲远赴上海。从此母亲独守三间老楼屋，伴着无尽的孤单与寂寞。彼时世道动荡，音讯难通，一封书信辗转半月乃至一月才能抵达。母亲不识字，不会写信，只能把满腔牵挂默默藏心底。

每日上楼，她便推开后窗，一边绣花，一边极目远眺。目光沿着龙山下蜿蜒的小路望向远方，盼着父亲归来的身影，等来的，却只有风过林梢的寂静。

日复一日，望眼欲穿。她默默期盼，静静祈祷，把绵长思念，熬成心底最深的惦念。此时，我想起了望夫亭的深情，望夫石的坚贞。母亲啊，思念是甜美的，甜在心中有念；更是痛苦的，苦在长夜孤守期盼，刻入骨髓，挥之不去。

一别便是一年半。次年春日，父亲终于归来探亲，但相聚三日又匆匆别离。那日母亲含泪相送，步步相随，一程又一程，直至文亭站，父亲登上火车，目送火车缓缓启动……

母亲啊！您为何执意要嫁“出门人”？若嫁与乡邻，朝暮相守，相依相伴，这就是幸福！便是朝夕相守、安稳顺遂的圆满！虽然后来父亲稍有积蓄，我们全家去上海团聚，我与弟弟也生于上海。可那些短暂团圆，于母亲漫长一生，仅仅是昙花一现。年轻的母亲在孤独、寂寞、思念中度过了她的青春。

母亲热情、善良，又有端庄风骨。家中客堂一张半圆红木圆桌，自我记事起从未合拢。这是母亲无声的坚持：丈夫远行在外，于她而言，家便只剩半边，外男不可擅入。故邻里叔伯有事相告，皆立于檐下言语，从不贸然入内，这份远而敬之的规矩里，藏着母亲骨子里的尊严

与自持。

她常教诲我们：待人当存善意，谦和有礼。她言传身教：无论邻居、朋友、路过的小商小贩，冬日来客，母亲搬凳让座、递火熨；盛夏来客，舀水净面、奉扇凉茶；有邻居前来倾诉委屈，她婉言劝慰，绝不火上浇油；乞丐来要饭，母亲盛饭夹菜；偶遇身患绝症之人前来小坐，她耐心开导、暖心鼓励，还赠以鲜果。她躬身践行，我们受益匪浅，左邻右舍无不感念称颂。

父亲退休归乡，他俩温柔相伴，母亲似照料孩童，待他细致入微。

年过九旬的母亲，眼不花，能穿针引线，缝纽扣，思维清晰，生活自理。她的房间窗明几净，物品摆放井然有序；床褥平整挺括，家具一尘不染；明净的玻璃窗配着雅致窗帘，地板锃锃发亮，柜上花瓶插着艳丽的花。每次回家，投入母亲怀抱，舒适、温暖感油然而生。

2000年2月16日，母亲安然辞世，享年九十五岁。

弥留之际，她静静卧于床榻，双目轻闭，宛若熟睡，唯有胸口缓缓起伏。我们兄弟姐妹与晚辈三十余人，各执清香，跪在床前送终。我守在她枕边跪着，想起她一生辛劳，抚育五个儿女长大，慈母恩情涌上心头，泪水簌簌落下。一旁婶婶轻声提醒：“你娘还有一口气，莫哭，让她安然离去。”我们强忍悲恸，唯有低低哽咽。时钟滴答、滴答……一秒一秒过去，终于，母亲呼吸渐停，她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纵使儿女满堂，终究无力回天，都无回天之力，我们再也憋不住了，哭声撕心裂肺……

母亲出殡那日，全村乡邻自发送行。同族、异姓，不分老少，头系白纱，手持清香，绵延二里的队伍缓缓前行，送母亲魂归青山。

我久久跪在墓前，泪落如雨。母亲啊！母爱如山，恩情似海。您倾尽一生付出，虽儿女长大后尽心尽孝，但滴水岂可还沧海，星火焉能报太阳，唯愿循着您的教诲：心怀善意，宽厚待人，将您的温良风骨代代相传，以此告慰您在天之灵。